

广东人民出版社

ZHANG WANG JI

张望集

张望 著



作者 张望
供稿 南方图书工贸公司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海院印刷厂
书号 ISBN 7-218-00423-7/1.44
版次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

封面题字 关山月
封面设计 洋红
责任编辑 梁鉴江
责任校对 蔡沛泉

作者简介

张望教授，原名张致平，笔名张抨、克之、紫瓶，别署“零始斋”。1916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市，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1931年参加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作品首次参加全国第一、二回木刻流动展。由日、英、美、法、卢森堡和我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收藏。曾就教于汕头海滨师范学校、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文艺学院和鲁迅美术学院等校，并曾任“鲁美”院长，历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版协顾问等职。

曾编撰《鲁迅论美术》、《比亚兹莱装饰画》、《美术评论集》、《张望美术文集》。不久前曾获日中艺术交流中心颁发的“重大贡献金奖”及“表彰奖”。



作者肖像

目 录

题《张望集》(代序).....	关山月 (1)
忆许广平谈鲁迅与美术二三事.....	(2)
庆贺鲁迅珍藏的苏联木刻《拈花集》问世.....	(10)
鲁迅与《尼罗河之草》.....	(12)
《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序言.....	(15)
《比亚兹莱装饰画》序言.....	(18)
《陈望版画集》序言.....	(20)
鲁迅、日本石子顺和张谔的漫画.....	(24)
——读《从漫画中看到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之后	
忆丁玲同志.....	(28)
三谈“山登绝顶我为峰”.....	(32)
李琦教授的肖像画.....	(37)
《人体美》序言.....	(41)
彝族女版画家李秀新作.....	(43)
忆叶洛同志.....	(50)
版画家朱鸣冈.....	(56)
富有民族特色的画册.....	(62)

——介绍连环画《大闹天宫》

读画咏诗寄彦涵.....	(64)
向苏联造型艺术学习.....	(66)
战斗的日本版画艺术.....	(69)
——日本木刻展览会观后	
谈波兰的宣传画.....	(72)
彩墨情谊浓似酒.....	(75)
——观英国水彩画展有感	
从拙作木刻《路》说开去.....	(78)
“八·一五”之夜想起的.....	(81)
三十九个月的艰险历程.....	(84)
——由广州到延安	
鲁迅的好学生——白危.....	(95)
观台湾著名乡土版画家林志信作品展览.....	(102)
看王力加的漫画.....	(104)
诗十一首.....	(107)
后 记.....	(111)
版画二十七幅.....	(113)

题《张望集》（代序）

关山月

佩公刀代笔，赖以立战功。
因饮延河水，文风老更雄。

忆许广平谈鲁迅与美术二三事

解放前，我在上海只见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一面（是1933年），那时在（千爱里）鲁迅先生主办的木刻画展览会上，但彼此没谈过话，我们围着鲁迅，听他老人家介绍展品。真正认识她还是1948年冬以来的事。据周海婴同志对笔者说，他母子与郭老等人，是从上海走陆路，经南昌、长沙、广州抵达香港，在香港小住后，乘华中轮北上，从丹东（当时叫“安东”）上岸，而后抵沈阳的。刚到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全体师生开大会欢迎。吕骥同志嘱我捐两册《鲁迅论美术》送给许先生。许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东北新解放区不但再版了《鲁迅全集》，还出版了专题的《鲁迅论美术》，而且是第二版了。这是她从来未想到的。由此，我们才开始往来。在十多年的通讯和晤谈中，我是获益匪浅的。

在与许先生每次的言谈和信札中，我深深地感到，她对鲁迅与美术的往事，知道得不仅最多，而且理解是最透彻的。我乐意去请教她，而她也热情地相助，耐心地指点。

《鲁迅论美术》书中有一个“美术年谱”，我深感这“年谱”内容很贫乏，也有些疑难之处。于是我除了尽可能予以修订外，自然要寄给她，请她指正。没想到很快地就收到她的来信说：“美术年谱搜罗甚丰富，可算完备了，就我记及的有：长虹著《心的探险》封面或向培良著《飘渺的梦》其中之一的封面，是从旧碑帖中描写缩小的，大约是人物画（手头找不到这书），不知是否应列入；《桃色的云》的封面，似亦鲁迅设计画的，另《朝花夕

拾》后记有无常图插画，那旁边有：‘那怕你，铜墙铁壁！’题字的那个无常，踢起一支脚，甚抖擞精神的乃鲁迅亲笔画，……”

读了这封信，感到她唯恐“美术年谱”的不足（事实也然），不只是很关怀，而且尽记忆之所及，为之补充，例如上述所提及的，正是对鲁迅在图书装帧上很重视的，有着研究心得的。她在言谈、著作与通信中，介绍了鲁迅曾参考六朝墓门画像石的图案，来设计《心的探险》，模仿汉画像石的纹样，来装饰《桃色的云》。他设计的图书封面很多，都是颇有创造性的独特的风格。就上述两幅来说，前一幅，采用汉画像石中人与兽的斗争，又夹杂着杂技表演，有张牙舞爪的龙，有长翅膀的飞虎等等，有助于吸引读者对心的“探险”的趣味感；后一幅，运用常见的古化石刻云朵图案，加以改造成为连续花边，装饰安排在书的上端，使读者感到这桃色的云彩，是多么的静穆和美丽。

有一次她还指出：《坟》的扉页、《唐宋传奇集》书面的版样是鲁迅手绘的。有的书虽然不是他设计的，例如陶元庆为之设计的不少封面画，还有出自孙福熙、钱君匋、司徒乔或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之手的封面画，也受到鲁迅好评的，可以说都有东方色彩，有时是鲁迅授意的。许先生说：“鲁迅最善于运用民族艺术传统。”我感到许先生这一观点正好说到点子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了。她有时想一想，又讲一讲：再如《国学季刊》的古香古色，《语丝》、《苦闷的象征》是受到古代瓦当画的影响或启发，陶元庆在设计构思时，是“受到鲁迅的启发和授意的”。

许先生往往谈了不少之后，则很谦虚说：“我讲的许多不一定合乎你的需要吧！”或者说：“这些或不必写在年谱了。”她之所以认真为美术年谱考订，是由于考虑到鲁迅历来酷爱美术，必须全面又真实地反映鲁迅从事美术的重大意义。只要她知道的，决不会避而不回答。但有时对我向她提出的难题，她也确实不易回

答的。如1951年5月16日她给我的复信中写道：“日记第一册所云夏期讲演会，我一点也答不出，亦无从查考：那时我还是黄毛丫头，在广州小学读书呢，一笑！以意度之，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当时以为也是一法，也响应之，内容可能有关，此外则非所知了。”

1912年6月21日至7月17日，一连数次鲁迅赴夏期演讲会的讲演，现在无存讲稿或记录，详情不得而知。只有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曾经谈到：“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他演讲的特色。他并且写出一篇简短的文言文，登在教育部民元出版的一种汇报上。……记得鲁迅这篇文章之中，说到刻玉为楮叶，可以乱真，核桃文章，可逾千字，巧则巧矣，不得谓之美术。……”许寿裳这里所指的，也即《僂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

后来，有一次在许先生家谈起许寿裳先生上述那段话，她连连点头说：“许季荪先生是鲁迅多年的挚友，是彼此最了解的，他知道鲁迅从小爱好图画，后又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又提倡木刻。鲁迅还对季荪先生谈过日本人采取汉画像，受到西方赞赏，安知渊源还是出自我国的古画啊……”又说：“木刻也如此，它的祖师还是我们祖国。”

毫无疑问，许广平对美术的爱好和观点是受鲁迅影响的，正因此，她谈起鲁迅与美术来是最能代表鲁迅的思想和主张的。我每次与她恳谈、请教时，她是无话不说的，有时也谈起周海婴的幼年，鲁迅又喜欢他，又厌烦他（影响他写作）。这些是题外的事，可是也涉到一点，“周先生选画时，首先不让海婴在二楼房里，让保姆带走，于是把地板擦了擦，许多木刻就摊开来了，我也要帮他摊的，甚至装框子。”

谈到版画，鲁迅先生始终对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是最关切，一手扶植，爱护备至。“他那些给木刻研究者的一批批通信，似

严师、象慈父，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许多散处各方的青年，无间远迹，都来请教，他不啻在家里开了一个义务的木刻函授学校，而且是不定期限的，又不时把木刻创作给介绍到刊物上，还极力设法把它介绍到苏联等国展览，更替他们编定《木刻纪程》，自己亲手印样本拿去付印，以至成书，都不辞劳瘁地用心去干。这精神给一般人印象之深，直至他死去了，哭得最伤恸的，是木刻界诸君子，真是有动于中，情不自禁的。”

许先生这二百来字的一段文章，最全面最正确最亲切地说明鲁迅先生与美术（木刻）的关系，令人感动万分。可是她总是很谦虚，说不懂美术，对周先生了解不深。正如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虽是他的及门弟子，却还终以为受业上是‘未入于室’的程度。”

不论怎样说，她在协助鲁迅提倡新兴美术事业上是立下大功的。鲁迅先生逝世后，在漫长的三十余年中，许广平不遗余力地搜集、埋头整理和认真研究了鲁迅的全部著作和书信，对其思想、学说有了更深邃的认识，而且更加深了对鲁迅与美术的理解。在她看来，晚年的鲁迅，尽管环境恶劣，斗争激烈，他还是努力提倡版画，推动群众美术。她认为：“这固然与他素来酷爱美术有关，但决不是为了个人的喜爱，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大众的需要。”也即鲁迅自己再说的：“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之故。

许先生亲自看到：从1929年出版《近代木刻选集》开始以来，中国版画家的成绩是十分可观的。鲁迅生前就感到中国版画发展迅速，因而在《木刻纪程》刊出后十分欣喜地在信札中称许过。他说：这一本《木刻纪程》其实是收集近二年中所得的木刻印成的，比起历史较久的油画之类来，成绩的确不算坏。许先生曾引用过上述的话，并认为：“自鲁迅发动版画艺术以来，确是已经日益茁壮成长，枝叶茂盛，硕果累累了，如果先生在九泉之

下有知，该多高兴啊！”正因为她多年来协助鲁迅栽培版画之花，共同辛苦耕耘过来的，所以看到它已成木成林，心情自然更加兴奋了。

许先生在她的文章中，从鲁迅收集版画和出版木刻书，写到有关版画的展览和教授木刻。她研究鲁迅的主张和意见，再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了版画能“放一异彩”来，并进一步论证鲁迅生前在《引玉集》后记中的预言：“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许先生将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书简》致力编刊出来。“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能够产生，能够成长，都和许广平同志的工作分不开。这决非溢美之词。”正由于她的努力，鲁迅遗著已“成为一代思想史文艺史的宝贵文献”了。同样地，也由此加速地哺育了广大的美术青年。在许先生的文章中，摘录了一批鲁迅致美术青年的书信，我们在此抄录少许，以资学习，也可窥见她对鲁迅论美术的认识。

木刻为近来新兴之艺术，比之油画，更易着手而便于流传。……开手之际，似以取法于工细平稳者为佳耳。（1934年4月5日答张小青）

木刻的根柢也仍是素描……（1934年12月18日夜复金肇野）木刻的基础，也还是素描……（1934年10月24日复沈振黄）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1934年4月19日答李雾域）

无非多看外国作品，审察其雕法而已，参考中国旧日的木刻，大约也一定有益。（1934年10月24日复沈振黄）

许先生认为：“以上是对一般研究者适合参考的，对于每一

个人寄到的创作，先生总是尽可能地急急作复，提供他个人的意见，其实大家留意考虑，也是一种很好的参考。”为了说明鲁迅对艺术的造诣之高深，以及观察的无微不至，许先生选择了鲁迅两段书信：

野夫的两段都好，但我以为不如用《黎明》，因为构图活泼，光暗分明，而且刻法也可作参考。

《午息》构图还不算散漫，只可惜那一匹牛，不见得远而太小且有些象坐着的人了。但全图有力，可以用的。（1933年11月9日夜复吴渤）

许先生选择这两段书信很重要，很有见识。《黎明》不只是当年（三十年代）大家称赞，今天看来，也是水平不低的——它深刻地表现旧都市劳动者的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鲁迅是很喜欢这画的，当它出现在MK木刻研究会上时，曾引起鲁迅的注目和赞美，因为它图中的那位倒马桶的清洁工人，刻划得极为生动，把上海里弄房子和特点也反映出来了。一般作者是不愿画拉大粪工人的，可是作者却选择了这个常见而又不为画家所重视的题材，歌颂了为人民服务者的心灵美，所以鲁迅赞美它的构图构思和技法。一个倒大粪工人在旧社会是人们看不起的下等职业，可是鲁迅偏偏相中了，也为夫人广平同志注视到了。至于《午息》那一幅，也是不错的。当年《木刻创作法》的编译者白危（即吴渤）打算用几幅插图，征求鲁迅的意见，而《午息》正是被肯定了的。鲁迅在编刊《木刻纪程》的目录上原来也将《黎明》计划列入，后来未见刊出，许先生曾说过：“也有的好作品来不及排上，只好安排在第二期了。”

鲁迅关心美术青年是无微不至的。许广平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先生往往给美术小团体和个人赠送画册的事。《木刻纪程》的作

者之一刘岷，不久前回忆起，鲁迅曾赠《引玉集》给MK木刻研究会，而且是托他转给笔者收的。这件事，并不稀罕，因为先生历来对青年是慷慨的。我个人就曾收到鲁迅赠给《木刻纪程》四册之多啊！

我感到许先生对晚辈也如此，和鲁迅关心美术青年是一致的。有一次，我到许先生景山街的寓所，不客气地提出要鲁迅的照片，她立即拿出一大口袋，任我挑选。我说，我要原版的，不要翻版的，她笑了笑说：“全是原版的，你选吧，要多少，我另外还有保存的。”我说：“请你替我选吧，不知哪几张是最好的。”她选了好几张说：“这些是他五十岁左右的。1934年以后，他常生病，也不要去世时的最后遗容。”又说：“那件石膏脸型不行，脸型变了，不但肌肉收缩了，而且假牙全套都摘下了，要依它来作画是不行的，况且鲁迅先生生前就主张画人物，要重视其神采呢！”我除了要几张生前的照片外，她又赠了一幅日本画家奥村博史画的临终时的遗像（复印的）。她忽然说：“先生死得太早了。”她压抑不住内心的伤恸，一再说：“实在死得太早了！……”沉默了一阵。于是我把话题拉开谈别的。又有一次，她赠我一本外国画册，其中有油画也有版画，印刷极为精致，并且题了“愿以宝剑赠英雄”。我感到受之有愧，因为我是毫无成绩可言，况且是长期没有搞创作的，木刻刀子早就生锈了。应当赠送给四川、江苏、浙江或北大荒的版画家才相称。

据周海婴同志说：他母子那次“由港乘华中轮来东北途中经过台湾海峡，遇八级大风，被迫停泊在大王岛外，1948年12月6日，才与郭老等一行从安东（现丹东）上岸来到沈阳”。我想起东北书店再版《鲁迅全集》时以黄金为稿费（当时未有人民币，东北货币关里不适用），许先生曾将这笔稿酬赠送给东北鲁艺作为奖学金的事时，曾询问过周海婴是否记起，多少两。他回答说：他母亲曾告诉过他，“是四十两，并非一百两”。后来许

先生还说：“将鲁迅稿费赠给东北鲁艺是合乎鲁迅生前一向的意愿啊！”这表现出她非常关心美术青年，为国家造就大批人材，也正是切实发扬鲁迅精神。东北鲁艺还将延安鲁艺的三枚校徽——这珍贵的纪念品，以及一批照片送给她，她来信说：“是不可多得的纪念，已转给纪念馆了。”从这些往事可见，许广平处处为了继承鲁迅的事业而努力。她的努力，也决非着眼于鲁迅个人爱好的继承，而是为了大众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美术教育事业的需要。

注：文中所引除写明出处外，均系许先生与笔者谈话及通信摘录。原载1984年《鲁迅研究》十一期。

庆贺鲁迅珍藏的苏联木刻

《拈花集》问世

最近收到鲁迅珍藏苏联版画《拈花集》，真是喜出望外，这是鲁迅研究和文化事业中一件值得祝贺的喜事。

鲁迅提倡木刻，这在他晚年的文艺生涯中是极有意义的事。我们翻开他最早自费出的《艺苑朝华》五辑一读，便可全部了然。

鲁迅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提倡新兴木刻艺术了，他认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他用三十八年的时间，出版了苏联版画集和其他中外版画集多册，这是一笔丰富可贵的文化遗产。

现在刚刚出版的一百二十幅苏联的版画《拈花集》，实在十分珍贵。如密德罗辛和法复尔斯基，艺术风格严谨，富于装饰性，各树一帜，富有形式感。冈察罗夫善于处理战争场面，刀法遒劲，变化多端，反映了红军的威武。索洛纸赤克和保夫里诺夫都是精于肖像画，人物神采奕奕。他们的共同点是，黑白灰处理得和谐（如《高尔基像》），线条组成活泼（如《普希金像》）。毕珂夫的《拜拜诺娃的画像》，描绘的形象端庄美丽：她站在楼梯旁观察，显然是在凝思前方的来者。她穿着连衣裙的动态，经过三角刀流畅的线条刻画，不仅匀称，而且增添了更为婀娜的神态。

这本画集，可以说幅幅都是有特殊风味的佳作。其中《静静的顿河》是最成功的插图，它绝非是一般的图解说明，而是有其独

立的生动形象。这幅画的成功，正是艺术的再造。画家刀下的两个主人翁的神情，丈夫的脸部与手势、妻子的内疚和不安心神也都清晰地反映出来，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和思索。

在这部介绍苏联版画的集子中，有鲁迅的挚友年近九旬的曹靖华先生的前言，王士菁同志的小引，戈宝权同志撰写的苏联画家小传，以及戈宝权、李允经同志的后记，都是极为难得的。

这是鲁迅生前夙愿的实现，我们特向大家再来推荐，想来是有益的。

原载1986年12月13日《沈阳日报》